

陳宇暉受虐案主犯僅被判降級等輕罪引美華人不滿



據美國《僑報》報道，美國華裔士兵陳宇暉受虐案的主犯博克爾軍士 (Staff Sgt. Andrew Van Bockel) 21日被輕判，引起華人社區不滿。博克爾只被判降級、強度勞動 60 天和訓斥。

博克爾是第七名被定罪的被告，他在北卡州 Fort Bragg 軍事法庭受審，20 日陪審團裁定他有罪，包括霸凌、瀆職、虐待。博克爾受審前已關押 45 天，可以從 60 天勞動中減掉。

紐約華裔市議員陳倩雯指出，博克爾是虐待陳宇暉的頭目，而他幾乎不受懲罰，這令人震驚。陳倩雯對法庭輕判博克爾表示不滿，博克爾是軍官，其行為為屬下樹立模範，而軍方卻對其惡劣行為置之不理。

紐約美華協會會長歐陽蕭安 (Elizabeth OuYang) 也表示強烈不滿。她指出，博克爾帶頭欺負陳宇暉，陳宇暉因為未在執勤之前戴上頭盔，被博克爾懲罰在礮石上爬行 100 米，其他人在旁邊扔石頭。博克爾還叫陳宇暉“龍女”，“幸運餅”，讓陳宇暉用中文發命令。

博克爾的辯護律師稱其行為是“正當的改正訓練”，但歐陽蕭安指出那是“虐待”，博克爾不僅姑息養奸，讓其他人虐待陳宇暉，而且他自己也參與其中，最終導致陳宇暉的死亡。博克爾的輕判表明陳宇暉和其他被欺凌的受害人無法通過軍事法庭伸張正義，會進一步阻礙亞裔參軍入伍。(林菁)

陳宇暉及事件簡介

1992 年 5 月 26 日，陳宇暉生於美國紐約州紐約市唐人街，陳宇暉的母親叫做陳素珍。陳宇暉從小在紐約唐人街長大，聰明伶俐、聽話孝順，被街坊鄰居視作模範兒童。父母每天都要經營中餐館，所以陳宇暉一直伴隨著母親長大。

高中時，陳宇暉把自己當兵的夢想告訴了好友 Raymond Dong, Raymond Dong 把這個事情告訴了陳宇暉的母親，因為他覺得陳宇暉可以上巴魯克學院，比當兵更加有前途。陳宇暉的母親反對他去當兵，而陳宇暉倔強和執意報名了。

陳宇暉的家庭深厚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培育了他內斂害羞腼腆的性情，從小時候開始他就被人欺負，他唯一的自救方式是向家里打電話求救，等到父親到來時，他蜷縮在地上瑟瑟發抖。

2011 年 1 月，陳宇暉在美國佐治亞州本寧堡軍事基地受訓，他在寄給父母的信中说：“親愛的爸爸媽媽，我在這有些痛苦。不過到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好。”其後的信中陸續寫到：“這裡的每個人都喜歡鄉村音樂……很多人來自南方，他們甚至會唱幾乎每一首歌曲。對我來說，這簡直如噩夢一般。”陳宇暉從小在美國讀書，不懂漢語，而他的父母不懂英語，只得找親戚幫忙翻譯，在翻譯中，親戚將那些申訴痛苦的謔話過濾掉了，所以他在軍中受虐都瞞住了家人。

2011 年 5 月中旬，陳宇暉在軍事基地的訓練結束後，以新兵的身份成功加入了位於阿拉斯加溫賴特堡的第一斯瑞克旅戰鬥隊。陳宇暉的上級將他單獨列出，進行各種懲罰鍛煉：俯臥撐、踢腿、背着沙袋短跑……由於陳宇暉的逆來順受，滋長了上級的種族歧視，懲罰鍛煉也因此上升到了殘暴虐待。虐待陳宇暉的 8 個美國上級，其中有一個中尉、兩個上士、三個士官、兩個專家，他們對陳宇暉的虐待從他們抵達阿富汗當天就已經開始。他們對陳宇暉的虐待措施多種多樣：陳宇暉穿戴全部裝備在碎石上爬行，其他士兵投石頭砸他的背部，叫“模擬火炮攻擊”；陳宇暉嘴里含着水做俯臥撐，不準吞掉水和吐出水；陳宇暉的軍營從不稱呼他的姓名，而是直接叫他“Gook”和“Chink”；陳宇暉被迫模擬坐坐，而其他士兵則用腳猛烈踢打他的膝蓋……

2011 年 9 月 27 日，陳宇暉被士兵從床上拖下，在碎石上拖行 15 米，造成他背部被割傷，但是士兵並不向上級部門報告。

2011 年 10 月 3 日，陳宇暉 7 點得站崗值勤，他發現忘記帶頭盔和水，他的上級命令他在碎石上爬行 100 米，其他士兵投擲石頭擊打他。第一輪虐待懲罰過後，他回到了警戒塔。第二輪虐待懲罰接踵而至，他的上級軍官抓着他的防彈衣，從台階上把他一直拖了下去。11 點 13 分，一聲槍響，陳宇暉死亡。

事件影響

2011 年 12 月 15 日，美華協會紐約分會召集 30 個團體從紐約曼哈頓下城的陸軍招募中心出發，一直遊行至華埠哥倫布公園集會，其中包括紐約市主計長劉醇逸、州參議員史葛靜、紐約州眾議員孟昭文、紐約市議員陳倩雯。

美華協會紐約分會會長歐陽蕭安發表聲明：8 名美國上級軍人理應承擔虐待陳宇暉致死的責任。

陳宇暉死亡案被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及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哥倫比亞電視台 (CBS) 播出，震動美國各界，亞裔士兵在美國服役遭歧視的問題也浮出水面。49% 的美國亞裔軍人和軍校學員在美國媒體表示，他們曾經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種族欺凌、種族歧視或人身侵犯。

國會議員韋萊茲、紐約州眾議長蕭華 (Sheldon Silver)、市議員陳倩雯等美國亞裔政治人物都公開向美國軍方施壓，呼籲進行徹底調查真相，還陳家人公道。

美籍華人組織“百人會”發表聲明，支持陳宇暉家人和華裔社區要求徹底調查真相的行動，敦促美國軍方在廖梓源和陳宇暉兩起案件後再次全面調查是否有針對亞裔男女軍人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和暴力行為。

紐約市主計長劉醇逸在新聞發佈會結束後發出聲明說：陳宇暉案件是一個悲劇。軍隊最高辦公室應該表明他們在種族歧視上的零容忍。

市議員陳倩雯：亞裔父母送孩子去軍隊保衛國家時，也希望他們受到平等的對待，這些孩子都是亞裔美國人。

紐約中華公所主席伍權碩：希望這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

“百人會”中的華裔刑事專家李昌鈺接受紐約華裔社區團邀請組成了一個專家組，獨立鑒定陳宇暉的成因和真相。

《紐約每日新聞報》專欄作家丹尼斯：“陳宇暉是一個忠誠的士兵，他堅信在戰場上的格言：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他相信自己的部隊和長官，堅信軍隊應該槍口對外。可是他死了，只是為了逃避一群滿腦子黑幫思想，極為愚蠢和殘暴的人凌辱。他是死於戰友的背叛，而且害了他



9/12/2010 12:56

綜合美國華文媒體報道，美國華裔士兵陳宇暉死亡一案進入正式訴訟階段，相關審理可能會持續到本週六，但從目前的審判過程來看，陳宇暉的死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相關責任人可能會輕判，這引起華社的極大不滿。

案件嫌疑人輕判

7 月 24 日開始的審判主要針對首名嫌犯中士霍爾孔。由於余下 7 人中的 4 人被控最嚴重的過失殺人罪，因此作為首名被審的霍爾孔極具指標性。

去年 10 月，19 歲華裔士兵陳宇暉到達阿富汗駐地不久就殞命。種種迹象表明，陳宇暉是受虐後自殺身亡，但陳母不相信這些說法，認為並非自殺。

2011 年 12 月 21 日，美軍起訴 8 名駐阿富汗部隊軍人，指控他們虐待陳宇暉，致使這名士兵身亡。

從目前審理的情況來看，7 月 28 日，檢辯雙方就陳宇暉案進行了辯論。辯方試圖通過專家分析將陳的自殺歸結於他和第一代移民父母間的文化差異、親子關係、多次環境變化、體能不足等因素，繞開霍爾孔和其他嫌犯在軍中虐待陳的指控。

檢方則通過專家意見進行反駁，稱自殺因個人情況而不同。華埠共同發展機構行政總監陳作舟認為，軍中存在的歧視很多是潛意識的，“亞裔總是更容易被區別對待”。

霍爾孔被控過失殺人罪、魯莽危害行為、恐嚇、攻擊、兩項虐待下級、失職及四項違反法律正常程序，最高刑期可達 18 年。但 7 月 28 日，法官同意撤銷霍爾孔的兩項指控，這意味著霍爾孔的刑期可能會減少至 13 年 6 個月。

不可忽視軍中歧視

美軍的欺凌現象早已眾皆知。美國陸軍一名中尉表示，軍隊中的確存在欺凌現象，陸軍與海軍陸戰隊通常會更普遍一些。當然也取決於你身在哪一個具體單位，有些部隊一貫粗野，早在二戰期間就劣迹斑斑。

調查者告訴陳宇暉家人，陳宇暉經常要做各種額外練習，比如說仰臥起坐、俯臥撐、百米冲刺跑等。有些人還朝他丟石頭。軍營里還有人用種族歧視的粗話辱罵他。

出庭作證的一名美軍士兵處處袒護霍爾孔。當檢方問及霍爾孔對陳的稱呼“龍女”、“亞洲佬”、“中國佬”是否有種族歧視意味時，他說從不覺得。這從一個側



華裔士兵被虐死案追蹤 陳宇暉們為何得不到尊重

面反映了軍中的現實。事發當天，陳宇暉去哨所執勤時忘記戴頭盔，被長官勒令要求身穿背裝備在碎石路上匍匐前進 100 米，他的戰友則在旁邊朝他丟擲石頭。而據知情者作證，投擲的石塊兒有棒球那麼大。

由於軍中缺少對凌虐案件的報告和記錄，要全面瞭解軍中的凌虐現象困難很大。美國軍方曾經指出，類似的案件由各軍種相應的職能部門負責。

保護“陳宇暉們”

陳宇暉之死被外界認為是亞裔士兵在美國軍隊中悲慘遭遇的典型。但他不是第一人。在陳宇暉之前，21 歲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廖梓源也因為華裔身份而在軍中受到同僚欺侮，不堪其辱自盡身亡。而近期，紐約州的一名華裔士兵因不堪凌辱，7 月 12 日在基地割腕自殺。

華裔士兵的遭遇已經引起美國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如何杜絕軍隊中的欺凌現象，華裔議員趙美心認為，在保護少數族裔的權益方面，法律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由議員提出的軍中反欺凌法案已經提交國會，要求軍方追究任何有關欺凌的案件、允許受欺凌的士兵立刻調離當前部門、增強軍中反種族歧視培訓，希望以此減少類似欺凌事件的發生。

而對華社來講，保護“陳宇暉們”，就是要求維護自己的權益。華人神探李昌鈺號召華人社團團結起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而現在，這種聲音正在變大。陳宇暉的父母、美華協會紐約分會 (OCA-NY) 會長歐陽蕭安等在內的華人和機構，紛紛加入到推動結束美國針對亞裔人群種族歧視的立法進程中來，要求結束華人在美軍中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記者 楊子岩)

無獨有偶：同袍凌虐 華裔士兵 廖梓源 21 歲生日阿富汗自盡

華裔聯邦眾議員趙美心派駐阿富汗的表外甥——陸戰隊下士廖梓源 (Harry Lew)，2012 年 4 月 2 日 21 歲生日當天遭同儕虐待後飲彈自盡的內幕最近才浮出檯面。諷刺的是他的華裔移民雙親當初極力反對獨子從軍，擔心前線危險，卻未料到獨子竟因同袍凌虐自己結束生命。

廖梓源原本有志成為動畫設計師，但 19 歲上社區學院時告訴雙親他打算從軍，讓雙親震驚不已。在聖他克拉拉 (Santa Clara) 縣聖馬丁經營商展的廖父廖艾倫 (Allen Lew, 音譯) 說：“我試著阻止他，我告訴他當兵非常危險，他只是告訴我他替國家服務。”

然而，廖梓源加入海軍陸戰隊僅 18 個月，他父母親最害怕的事情就發生了。廖梓源 4 月 3 日在阿富汗海曼德省 (Helmand) 駐紮的營區自殺身亡。

涉嫌虐待廖梓源的三名陸戰隊員為：22 歲下士 Carlos Orozco III, 21 歲下士 Jacob D. Jacoby，他們被控非法虐待與攻擊。26 歲的中士班長 Benjamin E. John 被控非法下令施虐以及未能確保隊員的福祉。

廖父說：「我為兒子感到非常驕傲，但也覺得非常非常悲傷，喪子之痛無可取代、無法比擬。」廖梓源在聖他克拉拉出生長大，2008 年自聖塔克拉拉高中畢業，在 Mission 學院念了一年

書後加入陸戰隊。友人與家人都說他替課堂帶來生命與歡笑，是廣受歡迎的學生。廖梓源取悅眾人的拿手把戲之一是雜技，結合了街舞、雜耍與功夫，他是青少年團體 That Breaking Club 的教練。成員追憶他是一位擅長空中翻滾的陽光男孩，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廖父表示，兒子從軍時身高五呎七吋，一年後長高一吋。廖梓源最後一次與家人相聚是去年 10 月，休假回家探親。他的雙親特別替他辦了一個派對，近 70 名親友出席。廖父回憶：「我送他去機場時還叮嚀他要小心，別讓自己喪命，他回說 OK，拿了他的行李離去。」

被訓練擔任狙擊手的廖梓源去年 11 月被派至阿富汗，他的雙親每個月郵寄兩次補給品，並不時找機會與他通電話。廖梓源 21 歲生日當天，他的家人買了蛋糕與中式美食在家替他慶生，並給他寄去補給品包裹。

隔日為 4 月 3 日，清晨 7 時 30 分，還穿著睡衣的廖父接獲多通指找他的怪異電話，說要來家拜訪。廖父掛斷兩通電話，還以為有人推銷他不需要的東西。幾分鐘後有人敲門，多名警察陪著兩名身穿便服的陸戰隊員出現在家門口。廖父說：「我知道兒子出事了，我立刻會到那是噩耗。」

軍方只告訴家屬廖梓源頭部中彈身亡，未透露他死亡的細節。但陸戰隊時報 24 日驚爆，廖梓源是因 4 月 1 日深夜在散兵坑值勤時睡著，未回報 11 時 15 分的無線電通話，遭到兩名下士同僚虐待四小時後以機關槍朝自己嘴部開槍自殺。

美議員呼吁立法制止軍隊欺凌行為



國會華裔眾議員趙美心 (Rep. Judy Chu) 舉行記者會，呼籲軍隊領導層重視欺凌問題：“這種現象必須停止。有太多忠誠為國家服務的年輕軍人受到傷害。軍隊最高指揮官必須把制止欺凌現象作為重要任務，不能再繼續裝聾作啞了。”

趙美心議員的外甥、21 歲的海軍陸戰隊上等兵廖梓源 (lance corporal Harry Lew) 去年 4 月在阿富汗服役期間因為打瞌睡而受到其他軍人三個多小時的辱罵和嚴苛的體罰，包括拳打腳踢、往臉上和嘴裏倒沙子等等，最後廖梓源舉槍自殺。